

THE DAY OF
DJINN WARRIORS



灯神之子系列

灯神勇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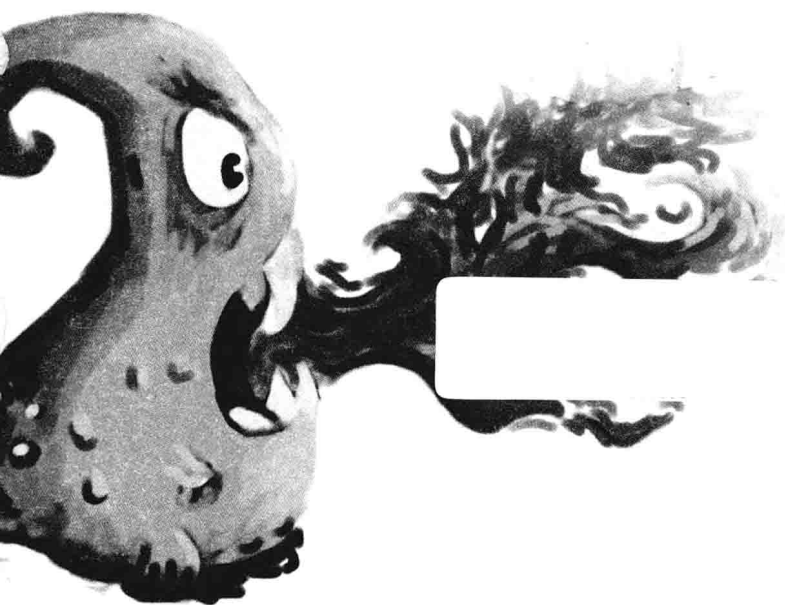
[英] P.B. 科尔 著
计毅 高雪莹 译

灯神之子系列

[英] P.B.科尔 著

计 毅 高雪莹 译

灯神勇士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13 - 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神勇士/(英)科尔著;计毅,高雪莹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1

(灯神之子系列)

书名原文:The day of the djinn warriors

ISBN 978-7-5484-1690-6

I. ①灯… II. ①科… ②计… ③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9398 号

THE DAY OF THE DJINN WARRIORS: Copyright©2007 by thynKER LTD

书 名:灯神勇士

作 者:[英]P. B. 科尔 著

译 者:计 毅 高雪莹 译

责任编辑:路 嵩 赵 晶

责任审校:李 战

装帧设计: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1 87900272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5 字数:268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16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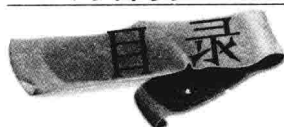
定 价:29.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灯神勇士



- 第一章 玛土撒拉/1
- 第二章 菲莉帕的耳朵大战/7
- 第三章 困惑/19
- 第四章 麦迪逊大道的神奇表演/34
- 第五章 旦得神庙里的幽灵/44
- 第六章 蜡像馆/53
- 第七章 黑衣人/61
- 第八章 星期三的天使/67
- 第九章 福斯蒂娜与僵尸/75
- 第十章 巅峰对决/84
- 第十一章 福斯蒂娜与僵尸 (续)/90
- 第十二章 寂静之声/95
- 第十三章 神奇男孩/104
- 第十四章 三人合一/111

第十五章	勇闯威尼斯/117
第十六章	智者无敌/128
第十七章	轻舞如蝶/136
第十八章	如蜂之刺/143
第十九章	两个马可/151
第二十章	神秘的数字/162
第二十一章	马可·波罗的故事/169
第二十二章	逻辑大爆炸/178
第二十三章	黄金令牌/188
第二十四章	蜜蜂与信天翁/199
第二十五章	墓穴惊魂/203
第二十六章	误入歧途/217
第二十七章	魔法矩阵/233
第二十八章	刺探情报/241
第二十九章	号令天下/255
第三十章	灯神勇士之日/267
第三十一章	伟大的可汗/277

灯神勇士



第一章

玛土撒拉



蕾拉·冈特在离开纽约动身前往伊拉克去就任新职,成为巴比伦的蓝色灯神(世界上魔力最强大的灯神)之前,为她的丈夫,爱德华,施加了一个催老术,以便防止她的双胞胎孩子,约翰和菲莉帕,来追寻自己。催老术的名字来源于《圣经》中年纪最长的凡人,玛土撒拉。你不妨这样理解,催老术就是一种让人迅速衰老的魔法。

冈特夫人通常是绝对不会在自己的丈夫身上施加魔法的,她只不过是防止兄妹俩擅自离开才出此下策。她必须要设法阻止两个孩子节外生枝,去巴比伦寻找自己。其实,只要两个孩子都在家,冈特先生是绝不可能真的衰老下去的。

怎料百密一疏,冈特夫人在施展魔法的时候,以为当时待在家里的那两个小家伙就是自己的孩子呢,她哪里知道他们其实只是天使艾弗瑞尔为了遮掩两个真正的孩子去尼泊尔和印度冒险,而变出来的两个替身啊。结果,等到兄妹俩最终回到了东 77 街的家里的时候,他们可怜的爸爸都已经彻底变成一个耄耋之年的小老头儿了。

当这个可怜的老者与孩子们重逢的时候,他已经说不明白自己是如何变老的了。作为人类(爱德华·冈特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不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一个纯粹的凡人,而绝非什么灯神),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快要进棺材了一样。目前,他只能待在轮椅里,因为他骨瘦如柴的双腿已经根本无法支撑他的身体了。身上还得披着一格子围

巾以抵御纽约的料峭春寒，这可是与兄妹俩心目中的冈特先生大相径庭啊。事实上，他衰老得实在是太厉害了，简直都不再像是人类，而更像是一个从一部老掉牙的恐怖片里冒出来的老怪物。

约翰感觉他的爸爸都快有八十岁了。事实上，他衰老得实在是太快了，以至于他现在看起来更像是有一百五十多岁呢。冈特先生现在可以说是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相貌最老的人，他给人的感觉似乎比玛土撒拉本人活的时间还要长呢。

约翰和菲莉帕的舅舅宁录——另一位魔力强大的灯神——认为只要兄妹俩能够陪在他们爸爸的身边，那么冈特夫人所施加的魔法就不会再继续起作用了。“过一段时间，”他说，“这个催老术就会消退，那时你们的爸爸就可以重新变得年轻起来的。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必须要留在纽约，陪在他的身边。我当然也会留下来陪着你们，暂时先不回伦敦去了。”

至于罗刹魔先生，作为一位至少有一百五十岁的老灯神——当然，灯神的生命比普通人要长久得多——也很赞同宁录的观点，他相信这个催老术会自行逆转。他特意从他所居住的古董黄铜神灯里向兄妹俩致以问候，并建议他们去咨询一下灯神医生詹妮·萨克抚摩。“当然了，”他带着浓郁的爱尔兰口音慈爱地说，“虽然，这位年轻的女士对于这种突然衰老的状况也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她一定可以告诉你们这个催老术会对可怜的冈特先生带来哪些不便之处。”

不过詹妮·萨克抚摩却无法亲自到纽约来，她只能在电话里建议宁录去寻求一位叫作马里恩·莫里森的灯神护士的帮助，“她是一位隐士，”萨克抚摩医生说，“你是知道的，这样的灯神总是毕生都致力于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普通人。而她尤其乐于帮助那些被恶意的灯神魔力困扰的人，或是那些遭受了不幸的愿望的凡人。我会告诉她这件事的，不过得过一段时间才行。我相信她现在应该在亚马孙丛林里忙着帮助一群受到了猴爪诅咒的不幸的土著人呢。”

“可是这件事真的很紧急啊，詹妮。”宁录急切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詹妮·萨克抚摩医生解释道,“可是我现在必须要陪着笛布克啊。”笛布克就是她的那个喜欢惹是生非的灯神儿子,也是约翰和菲莉帕的好朋友。“他现在很需要我,宁录。尤其是现在,他已经知道他的生身父亲是谁了。”

詹妮·萨克抚摩是一位善良的灯神。笛布克也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算不坏。可是最近,他知道了他的亲生爸爸是伊比利斯,六大灯神族中最邪恶的一支:恶灵族的首领,一个世界上最邪恶的灯神。所以善良灯神们真的很担心笛布克有朝一日会变成一个恶灵,除非他能把握好自己。

“我明白,”宁录说,“不用再说了,亲爱的女士。我也同意现在笛布克才是最重要的。我就在这里安心地等着马里恩·莫里森来纽约好了。”

在此期间,当灯神护士来到之前,一家人就只能依赖女管家特朗普夫人来照顾冈特先生了。考虑到她可能太忙了,无法全力照顾冈特先生,宁录决定让他的英国管家格伦倪也过来帮忙。

“可怜的老格伦倪,”菲莉帕说,“他不是很讨厌纽约的吗?”

“他的确是很反感纽约的一切,”宁录说,“不过又有什么法子呢?我相信特朗普夫人的确需要他的协助。”

特朗普夫人昔日里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士,她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也非常富有。早些时候,她曾在纽约州的赌场里赢得了数百万美元。她一直都没有发觉事情的真相,其实是她曾经在菲莉帕的面前说过,希望她能够有朝一日赢得一大笔财富,而菲莉帕自然就为她许下了这个愿望。不过,尽管有了很多的钱,特朗普夫人却依然还是忠诚地留在冈特家里,尽心尽力地做他们的管家。她实在是太喜欢高贵的冈特夫人还有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了。不过特朗普夫人很快就发现她有点儿无法忍受冈特先生的颐指气使了。就像她对宁录和孩子们所解释的那样,“他真的是太让人恼火了,”她说,“有时候,我一路爬楼到了他的房间,他却完全忘了自己到底叫我去做什么,可是当我刚一转身下来,他却又都想起来了,于是他又使劲儿地按铃。不瞒你们说,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可怜的特朗普夫人。”约翰说道。

他和妹妹不得不全力协助特朗普夫人照顾他们脾气变得越来越乖张的爸爸,可是这位老先生却坚持只要特朗普夫人来伺候他。这其实是因为他把管家特朗普夫人当成自己的妻子冈特夫人了。事实上,这两位夫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自从最近赢得了那一大笔财富之后,特朗普夫人也开始注意自己的打扮。她先是去找牙医补好了自己缺失的牙齿,然后又添置了许多漂亮的衣服。总之,特朗普夫人重新变成了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士。当然,她依然缺少冈特夫人的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

不过头昏眼花的冈特先生却无法察觉到这一点。大家也都不知道,让他将这两位女士弄混的真正原因,其实是特朗普夫人凑巧与冈特夫人用的是同一种香水。这位老先生的嗅觉可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于是他不停地叫她“亲爱的”或是“小甜心儿”,有时还叫她“小宝贝儿”,并且还一再让她拉着自己的手。

这让特朗普夫人感到非常尴尬。她之所以能够原谅冈特先生这种怪异的行为,完全是因为宁录一再地向她解释冈特先生现在正在遭受一种非常罕见的基因逆转疾病,并且宁录还保证很快就会有一位专职护士来家里接替她照顾冈特先生。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她已经习惯了东77街7号的这户人家里所发生的各种各样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儿。事实上,由于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冈特家的这位女管家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位护士能越早来越好,”在又熬过了漫长的一天之后,特朗普夫人说道,“如果明天还是像今天这样的话,那我自己都需要护士的照顾了。”

这句话还真是具有超乎寻常的预见性呢。第二天大清早,冈特先生笨手笨脚地弄断了特朗普夫人制服下面的珍珠项链。这可是特朗普夫人最珍爱的宝贝,就连在做饭的时候,用吸尘器打扫房间的时候,甚至在为那些小摆设清灰的时候,她都舍不得把它摘下来。

特朗普夫人手忙脚乱地趴在卧室的地板上,费尽力气,终于把大部分散落的珍珠找到了。可是还有三颗顺着地面滚到了门底下。几分钟后,特朗普夫人恰好走到了这里,结果踩到了上面,脚下一滑,一路滚下了楼梯,

最后重重地摔在了楼下的地板上，发出了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

约翰和菲莉帕连忙赶到了客厅，发现了躺在地上已经被摔得不省人事的特朗普夫人。宁录赶紧叫了一辆救护车，把特朗普夫人送到了最近的位于78大街的卡黛尔医院。可是在接受了手术以后，她还是没有苏醒过来。

她的主治医师，索尔·哈德逊医生，带着异常凝重的表情与宁录和孩子们进行了面谈，语气沉重得就像快要去塞伦墓地一样。

“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他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就全靠她自己了。不过现在她不能再受到任何刺激。她苏醒得越慢，我就越没有把握。很抱歉，不能为你们带来更好的消息。”

“哈德逊医生，我们能去看看她吗？”约翰问道。

“当然可以。”

哈德逊医生把他们领到了特朗普夫人的病床前，便转身离去了。她的头上缠满了绷带，面若死灰。这是一间单独的病房，透过窗户便能看见冈特家的后院。在场的每个人都低头不语，沉默了良久。

“我觉得能从这儿看到自己的家也挺好的，”菲莉帕率先开口说道，“特朗普夫人应该会喜欢这里的。”

“一定是的。”宁录附和着。

“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吗？”约翰问宁录，“我是说，能不能使用我们的灯神魔力？”

“恐怕不行，”宁录说，“我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大脑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组织，贸然使用灯神魔力只会把它弄得十分混乱，那绝对是非常不明智的。弗兰肯斯坦^①就是这样变疯的。”

“要是妈妈在这儿就好了，”菲莉帕说着朝宁录怯怯地笑了一下，“嗯，我不是说你的魔力不行，宁录舅舅。我知道你的魔力十分强大。我只是很想念她，如果她能在这儿陪着我们的话，我会觉得好一些。”

“神灯作证，我绝对同意你的观点，”宁录安慰她说，“你们的妈妈，我的

^① 费兰肯斯坦：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笔下的著名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又称科学怪人。

姐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士。”

兄妹俩就这样待在特朗普夫人的床边，紧握着她的双手，不停地对着依然昏迷不醒的特朗普夫人说着话。宁录也陪在孩子们的身旁，试图让他们乐观起来，告诉他们特朗普夫人一定会彻底苏醒过来的。不过他知道孩子们都很清楚，这位女管家的状况看起来非常不容乐观。过了一会儿，约翰起身来到了窗边，目光穿过医院的小花园，落在了自家的后院里，他依稀看到爸爸卧室的窗边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紧接着，一两秒钟之后，在楼下的窗边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

“真奇怪。”他说。

宁录也赶到了窗边：“你看到什么东西了，是不是？”

“有个什么东西，或是什么人，”约翰回答说，“家里应该没有什么了啊，除非你把曼蒂也算上的话。”曼蒂是他们养的一只猫。那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它原本是一个叫作曼蒂·兰泰弛的男人，后来冈特夫人把他变成了一只猫。“不过我觉得那绝不是它。”

“我希望那没什么事，”菲莉帕说，“这时候我可不想再突发事端了。”

“我们最好回家看看，”宁录说道，“反正我们待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第二章

菲莉帕的耳朵大战



他们在家倒没发现什么“事端”，恰恰相反，大家在厨房发现了格伦倪先生，他正一边煮茶，一边擦拭着橱柜里的银器。自从重新得到了第二条手臂之后（他可是当了好久的独臂人呢），格伦倪先生便开始疯狂地迷恋上了所有需要同时用到两只手的事情，比如现在，用两只手把兄妹俩紧紧地搂在怀里，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只能用一条手臂。

“我今天一大早就从伦敦飞过来了，”他解释道，“到这儿一看，大门没有上锁，于是我就进屋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你们也都看到了。”

兄妹俩对格伦倪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他原本对于收拾茶盘或是擦桌子这类事儿表现得非常不情愿，可是现在他简直是乐此不疲。

“能再见到你们这两个小家伙真是太好了，”他带着浓浓的曼彻斯特口音高声说道，“我是说，很高兴再见到你们。虽然现在的状况实在是不容乐观。嘿，像你们这样坚强的小奶酪，你们一定可以摆脱这个疗养院的。”

兄妹俩不禁向后退缩了一下，格伦倪的话就像一双大头皮靴一样，把他们刚刚愈合的伤口又踩得皮开肉绽。不过他们知道，这位管家先生的心地十分善良，虽然有时候他说起话来真的很不着边际。

“我希望事不过三这句老话是真的，”他继续说道，“我是说，我希望一切倒霉事全都到此为止吧。希望你们的这些厄运可千万不要沾到我的身上啊。”

“闭嘴！格伦倪！”宁录打断了他的话。

菲莉帕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紧紧地抱住了格伦倪，希望以此能够阻止这位管家继续口无遮拦地顺嘴乱说下去。

“感谢您的到来，格伦倪先生。”菲莉帕问候道。

“不用介意，小姐，”他回答说，“另外，反正我闲着也没什么事干。再说曼城最近的表现也不怎么样。”格伦倪是曼彻斯特联队的忠实拥护者。

“格伦倪还是老样子啊。”约翰感叹道。

几分钟后，门铃响了起来，格伦倪（他现在已经完全进入角色，变成了这里真正的管家）赶紧脱下围裙，穿上外套，然后一路小跑去开门。

“有一位美国人要见您，”他又一溜烟儿地跑回来禀告说，“是一位长相十分独特的女士，她说已经预约好了，她的名字叫马里恩·莫里森小姐。”

“你赶紧领她到书房去。”宁录吩咐道。

马里恩·莫里森长得的确非常独特。她是一位又高又胖，声音沙哑的老妇人，她甚至可以熟练地控制她的两只灰色玻璃球一样的眼珠同时朝不同的方向看去。她那灰中透红的短发看上去就像生了锈的钢丝球一样。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衬衫，一条黄褐色长裤，还有一件皮马夹，脚上则是一双牛仔靴。她一只手里捧着一个豆馅三明治，另一只手里则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纯咖啡。

“你好啊！你一定就是宁录吧，”她说着用一只眼睛瞥了一下那对双胞胎兄妹，“而你们应该就是约翰和菲莉帕。”说着她还用另一只眼睛盯着宁录。“我早就听说你们两个小家伙的事儿了，你们可真了不起。”然后她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口咖啡，继续说道，“这是我的晚饭，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御风飞了一整天赶到这儿，我还真是快累散架了。”

“您来的路上还顺利吗？”菲莉帕礼貌地问候说。

“好歹我也到这儿了，对不对？”马里恩·莫里森咧嘴一乐，狠狠地啃了一口三明治，“就算是还不赖吧。”

让格伦倪感到大为不满的是，在她说话的时候，居然有几粒豆子从她的嘴角掉在了价格不菲的书房地毯上，而且她的那双靴子上也满是泥巴，根本不像是御风而来的人穿的。门口还扔着她的行李卷儿以及几个马鞍

囊,看上去就像刚从马背上卸下来的一样。

“詹妮·萨克抚摩说您是一位灯神护士。”宁录说道。

“对灯神而言,也许是的,”这位直爽的女士回答道,“不过对于人类来说,我可绝不仅仅是护士那么简单。我还是医师,甚至还是药剂师。凡人们总是那样叫我的。”说着她又大声地啜了一口咖啡,然后把剩下的咖啡渣直接甩进了壁炉里,“好了,我的病人在哪儿呢?如果他真的是中了催老术,那么时间可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哦,我们赶紧行动吧。”

宁录和兄妹俩领着这位古怪的客人来到了楼上,等到他们走进冈特先生的卧室的时候,她已经三口两口把那个巨大的三明治全都吃完了。刚一进屋, she 就把两只手全都举了起来,就好像是一位准备进行消毒的外科医生一样,众人只见她集中了灯神魔力,顿时从她的体内冒出一道蓝色的火焰,噼啪作响了好一会儿,把众人身上的尘土和细菌全都清除掉。这团火焰实在是太过猛烈了,以至于把她的衬衣袖口都烧糊了。

约翰从来没见过这种魔法,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的。

“怎么了,小伙子?”马里恩·莫里森女士见状问道,“你难道从来没见过别人洗手吗?”

“呃,没见过用灯神魔力来洗手的。”他回答道。

“这可比用香皂和水洗上半天要强多了,”她说,“我从不喜欢皮肤上有水流过的感觉。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说灯神天生就不会特别喜欢水的。”她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冈特先生的床上,温柔地看着他说:“你好啊,老家伙。”

他眯起眼睛盯着这位新来的护士,然后仰脸望天地问:“这是谁啊?”他说着抬起胳膊,把手指在耳后并拢在了一起,就像一头奇怪的长毛象的耳朵一样:“能再说一遍吗?”

“他有一点儿聋。”菲莉帕解释道。

“嗯哼,老家伙看起来不太乐观啊。”

“他并不是真正的老人,”约翰说道,“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莫里森夫人。他其实只有五十岁。我想这对于人类来说也挺老的了,但绝对

没有那么老，至少没有看上去那样老。他在正常情况下也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的难以相处。作为一个父亲，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这位灯神护士一边用一只眼睛看着她的病人，一边用另一只眼睛望着约翰，赞许地笑了：“你能这么说，真好。”她说道，“一个凡人能有你这样的儿子，真的是太幸运了。事实上，即便是一个成年人，也同样需要别人的关怀和理解。我估计他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彻底恢复过来。在那之前，我们可以先消除一些催老术带来的副作用。还有，不要叫我夫人，也不要叫我马里恩，就叫我阿莫，或者大夫。”

“能再说一遍吗？”冈特先生再次问道。

“现在来跟我说说那个魔法的事儿吧。”她说。

于是宁录向她解释了这个催老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孩子们要充当一种延缓剂的事情。这位大夫一边听，一边伸出一根手指塞进了冈特先生的耳朵，然后又把另一根手指塞进了他的鼻子，为他测量了一下体温。她的一只眼睛在卧室远处的五斗橱顶部摆的一棵盆栽上来回打量了好一会儿。那是一棵日本枫树，大约有二十七英寸高。

“那棵盆栽真的是来自东方的艺术品吗？还是说仅仅是个邮购的垃圾冒牌货？”

“它是真品，没错。”菲莉帕回答道，“那是爸爸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是他从香港带回来的。”

马里恩起身来到近前，仔细地打量了起来：“所以里面的花土百分之百是来自中国的喽？”

“我猜是的，”菲莉帕说，“您喜欢这棵盆栽吗？”

“不，”她说，“我可受不了这玩意儿。”

马里恩自己动手，从盆栽里捻了一小撮土出来，闻了闻，又尝了一点儿，然后吐了出来，点了点头。随后，她一下子把这棵古老的小树从盆里连根拔起，直接扔到了房间的角落里。

“嘿，”菲莉帕心疼地喊了起来，“那棵小树可是价值两万美元啊！”

“我才不在乎有钱人干的这些傻事儿呢。”她抓起一把泥土，往里面吐

了一口唾液，然后催动灯神魔力对这团混合物进行加热，把它们弄成了黏糊糊的一团，然后把它们抹在了冈特先生的眼皮上面。

“这有助于改善他的视力，”她说，“足可以保证他能够看报纸和电视了。”

说着她又把手里剩余的泥团加热了一下，把它们都变成了土沫。然后把这些碎沫吹进了冈特先生的耳洞和鼻子里。

“这样可以恢复他的听觉，他就能够听收音机了。”

“它们究竟是怎么起作用的呢？”菲莉帕好奇地问。

“灯神的唾液里富含很多具有医疗效果的成分，”马里恩解释道，“至少对人类而言是这样的。而与来自中国的土壤混合以后，就会拥有很强的药力，形成一种具有无穷变化的神奇物质。”马里恩笑了一下，“能在这里找到这棵盆栽还真是很幸运呢。中国的泥土对我来说可是非常紧俏的东西哦。”她把那棵盆栽捡了起来，然后从裤兜里变出了一个塑料袋，把上面剩余的泥土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袋子里，“我会把它们装在我的鞍囊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就当作是给我的小费吧。”

“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宁录说，“有关灯神的唾液和土壤的事儿。”

“你听说过亚当没有？”马里恩问。

“亚当？”

“就是《圣经》中用泥土做的那个家伙。这正是他名字的意义：来自土地。”

宁录点了点头，“是的，当然。”他说。

“你根本不是蕾拉！”冈特先生突然冲着马里恩尖叫了一声，看来他的视力的确是已经彻底恢复了。

“放松点儿，老家伙，”马里恩说，“我是个大夫。我是来这儿为你治病的。”

“也许你也能治好特朗普夫人呢。”菲莉帕说着把他们所爱戴的女管家的遭遇解释了一下。

“特朗普夫人？”冈特先生迫不及待地说，“为什么？她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妻子在哪儿呢？蕾拉在哪儿？”

“别着急，爸爸，”约翰对父亲说道，“先躺好，这位女士是来照顾你的。”

“上午我会去看看她的，”大夫告诉菲莉帕说，“不过头部的损伤确实很复杂。”

在离开冈特先生卧室的时候，马里恩俯身从地上捡起了什么东西，那是一颗珍珠。她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还没等别人来得及拦住她，便一口把它塞进了嘴里，嘎吱嘎吱地嚼了起来，就像吃坚果一样——人类的牙齿可是没法儿这么做的。

“你吃珍珠？”约翰惊讶地问。

“当然，”马里恩说，“对于灯神而言，这么做是大有裨益的哦。珍珠是火与水的结合，也有人叫它第三只眼睛。它是地道的八大财富之一。珍珠是光明、睿智、精神和意志的结晶，是宇宙的基本元素。”她咧嘴笑了一下，“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那天深夜，在马里恩和格伦倪都熟睡以后，宁录先是和罗刹魔先生长谈了一番，然后把孩子们全都召集到了书房里。“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他说，“我们知道现在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把你们的妈妈带回家来。”

和往常一样，他还是穿着那套红色礼服，站在罗刹魔先生的身边，后者则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袍，这两位灯神站在一块儿就像是印尼的国旗一样，大家都知道，印尼的国旗就是在白条的上面再加上一道红条。两位灯神都紧挨着壁炉坐着——几乎是紧贴着壁炉——不过对于由火元素构成的灯神而言，能够被烤得像两份热气腾腾的黄油烤肉一样，简直是再舒服不过的事儿了。

“怎么做呢？”菲莉帕欣喜地问，她几乎都已经放弃此生再见到妈妈的希望了，因为她非常清楚，巴比伦的蓝色灯神必须要摒弃一切善恶之念，而完全听从于冷冰冰的、无可动摇的、纯粹的逻辑的指引，就像那些可怕的数学家一样。只有这样，蓝色灯神才可以成为一位值得信赖的裁决者，处理三大善良灯神部落和三大邪恶灯神部落的事务。也只有这样，才可以维持